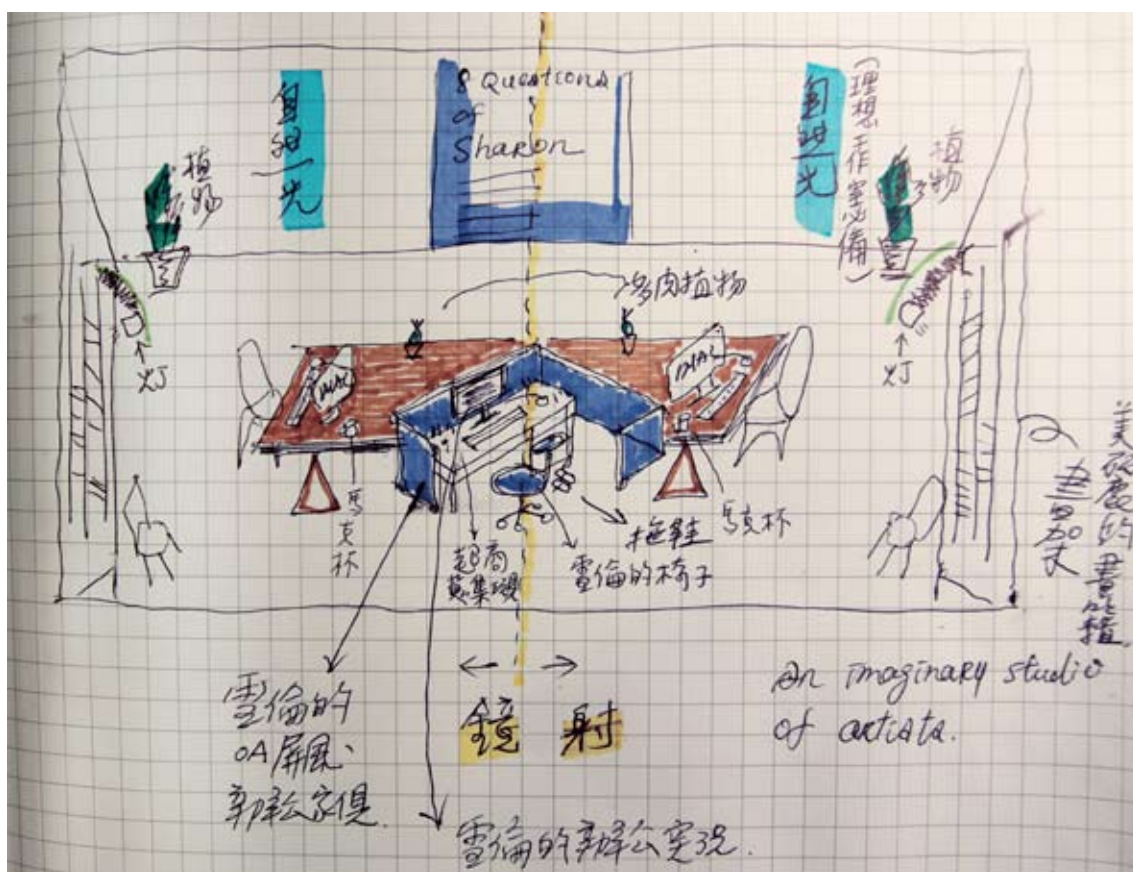


誠徵現實代理人 羅智信「雪倫」

文 | 陳湘汶 圖 | 羅智信

誠品信義店3F ART STUDIO
5.3~6.8
雪倫——一個想像中的工作室



「雪倫」創作計畫草圖。

雪倫，今年33歲，巨蟹座，T大圖書館系畢業。現職擔任羅智信工作室資深行政經理一職，負責處理作品銷售、獎補助申請企畫、結案核銷、行程安排、公關接洽、文書、美編處理與環境清潔等業務，即一切在創意工作中與創意無關的人事務。

羅智信「雪倫：一個想像中的工作室」的計畫，將在ART STUDIO空間中打造一個鏡像的工作場景，展開放置一張長型工作桌，設計師品牌的馬克杯、咖啡機、蘋果電腦，以及能為辦公室增添小綠意的多肉植物，陽光透過落地窗灑布在窗明几淨的工作室裡，除此之外，任何影響「品味打造」的物件都不存在。這是現在大量的媒體打造出來關於創意工作者的生活想像，它似乎只能是寬敞、明亮、乾淨的空間，在這裡的工作似乎都可以輕鬆且順利被完成。然而展場中一張特別突兀的小工作桌，是「雪倫」的位置，它以OA板圍著，貼著一堆待做事項、文件資料夾、桌面上是各家超商集點活動收集來的公仔、馬克杯，附有輪子方便移動的電腦椅旁還有一雙拖鞋……，雪倫的這個小世界在這個具有某種品味想像的空間成為對比強烈的對照組。

究竟藝術家應該是什麼樣子？他們應該做些什麼，又，他們不需要做什麼？這是我認為羅智信這次在ART STUDIO的創作計畫最核心的提問。2012年底羅智信在該屆台北獎展出〈漂流城市—TFAM〉以布展期間在館內能夠收集到的現成物件裝備出了一個關於水的、循環的、城市想像的作品，〈漂流城市—TFAM〉呈現了館舍漏水的應急現場，在那個想像中極為緊急的時間裡羅智信使用除濕機、水管、水桶、盆栽裝置一個水的循環結構，在其中，原本佔有知識高度的美術館館刊、藝術理論的書籍反而變得束手無措。羅智信的作品總是以敏銳的感性介入日常，將日常的景象以裝置、限地製作、攝影+物件的方式提點出其創作概念的核心，甚至翻轉特定事件的社會印象。

如同他在北美館中讓擁有學術文化價值形象的書籍文件在一場漏水事件當中突然變得微小而無助，這次「雪倫：一個想像的工作室」同樣企圖翻轉社會賦予創意工作者（或藝術家）的「刻板印象」，對於「藝術家」一詞，也許大部分人無法具體描述從事這個職業的人日常究竟在做些什麼？至於他們的工作室呢？反而在多數人心中都有一個共同的美好想像，這種有「自由彈性的時間、具有活力與創造性的工作方式與獨特充滿個性的空間，幾乎就是理想生活的最佳寫照。而工作室像是個有魔力般的名詞，恰巧投射了各種渴望，不停地暗示著如果擁有它，你將告別朝九晚五的生活，啟動源源不絕的創意生活。」然而藝術家的生活果真如此嗎？

我與羅智信的訪談相約在一個下午的咖啡店，他拉著一個大行李箱走進來，說著隔天就要出國去布展，談話中偶爾有必須接聽的電話、朋友發來確認作品照片的訊息，在這位近兩年來展約不斷的藝術家身上嗅不到一般認為藝術家悠閒、漫遊的狀態，不過這倒是更接近了我所認識的當代年輕藝術家們。尚在學的創作者除了做作品之外，還需要撰寫一本符合格式需求的論文，而有時可能要援引理論來說明自己的創作概念；剛畢業者若欲以專職的藝術創作維生，很快就要面臨到與畫廊交涉、撰寫補助企畫案的工作方能獲得持續創作的財源支持，然而其中所有繁瑣的表格、預算及結案後的單據統整核銷、結案計畫報告等等都必須自己完成，這些「雪倫式」的課題不在他們的預想中，甚至，也不在大眾對藝術家的想像裡頭。

一位藝術家要如何在生活中兼具感性出發的創作，以及追求邏輯的行政事務呢？這是年輕藝術家們共同面臨的問題。他們都需要一個「代理人」，電影〈獵殺代理人〉片中的世界裡只要有足夠的錢，就能擁有自己的「代理人」，你可以選擇購買各種不同的性別和外型打造出理想樣貌，而且藉由代理人實現你心中所有的慾望。也許除了「藝術家」之外，「雪倫」就是現實代理人，負責執行羅智信的「現實」：公關的、行政的、庶務的事項。羅智信刻意將雪倫的資料詳列出來，為的是讓觀眾可以很清楚地想像出一個輪廓，然而我們又沒辦法將這些條件完全符合某個人，這是羅智信刻意營造的模糊地帶，雪倫不符合大眾對藝術家的想像，但其實又是藝術家們真正在做的事情。「雪倫：一個想像中的工作室」計畫除了呈現了藝術家個人在藝術創作之外的工作內容，另一方面也暗示了當下的藝術機制對藝術工作者（包含藝術家、策展人等）產生的不適。什麼才是理想的藝術家工作狀態？該如何定位藝術家角色？這些提問，同時也是在社會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我們可以自問的。訪談剛結束，步出咖啡店，這位藝術家又立刻接起下一通電話……。



雪倫的名片。



雪倫的桌牌。